

李連渠 / 著

# 仕途門

作家出版社

李连渠 / 著

仕途门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仕途门/李连渠著. 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12.9

(2012.12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514 - 7

I. ①仕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64860 号

## 仕 途 门

---

作 者: 李连渠

责任编辑: 张亚丽 宋 朗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339 千

印张: 22.25

版次: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514 - 7

定价: 30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一去三十年（代序）

结庐居茶社坐落在省城的闹市街口。

店面是个古式垂花门楼。筒瓦覆盖的顶坡下面，檐檩托起一排方头檐椽，帘笼枋两端吊着垂莲柱。精雕的花罩、花板、折柱、荷叶墩等构件，由钩心斗角连环照应，曲折往复，让人联想到汉字的结体。在现代都市中，这门楼很显突兀。就像个传统文化的提醒符号：这儿是中国。

门楼正中挂块黑漆木匾，上面的“结庐居”三个鎏金大字，出自国学大师杜慎之的手笔，我越发好奇了。谁有这么大面子，能让泰斗级人物赏此墨宝呢？门两侧的红漆檐柱上，挂着凹刻的长幅楹联，读来亦觉有趣：

为名忙，为利忙，不知忙里何求。姑且偷闲，泡上茶来。

做人难，做事难，未解难中苦涩。聊作消遣，品下味去。

我默读过两遍，似觉有些意思，于是不自禁地踏进门去。竟赶巧了。茶社主人是位清瘦的老人，我依稀觉得面熟。聊过几句后，果然是河洛县的钟闻道老师，我曾在他村里插过队。一晃三十年过去，都还记得。此后又聊过几次，诸多往事的追忆，伴着淡淡的人生回味。这便是种机缘，不妨说，若非这种际遇，也许就没了这本书。

### 一、亘古神秘的“洛汭”

我插队的汇龙村就在邙山头下，一条大壕沟把个村子摆了进去。沟口横着条古老的洛河，绕过山头归入黄河去。这便是钟闻道老师的老家，也是他的学生宁立本的老家，他们同属一个村。

邙山并不高，近是道土岗岭。你登临北望，那是茫茫的黄河滩，就像整个苍穹都罩不住。“母亲河”横在天地间，仿佛那头从天外来，这头又伸到天外

去，是种无极无限的壮阔。你转过身来，再朝南眺望，却是满目丘陵沟壑，点缀着的成片的城镇和村庄，一派浓浓人烟的生命意象。洛河蜿蜒其中，画出一道静柔的曲线。于是这道岭，就像天人之际的过渡带：浩茫宇宙，连着世道沧桑。

此时，你或许会感到有种“天人合一”的意象。这就对了，两条河的交汇处，古代被称为“洛汭”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传说华夏的先祖们，曾发现从黄河里冒出龙马，洛河里爬出神龟，分别驮出“河图”和“洛书”。所以远古时期，这里成了体现天意的圣地。据《水经注》所言，黄帝曾在洛汭修坛沉璧，举行盛大祭礼，以期得到上天的昭示和庇佑。

就在这个村子里，诞生了另一位国学大师钟贯一先生。他便是钟闻道老师的父亲，跟健在的杜慎之先生是同事。这一说，你可能就明白了，像杜老这等大学问家，墨宝一字难求，为何肯为一个茶社题写匾额，那是世交。钟贯一早年曾在外国留过学，根基仍是中国传统文化，并融汇了西方的一些哲学思想。他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宇宙人生，也有世界视角。他的力作《中国思想史通论》曾享誉中外，可也给他带来了灾。“文革”初年，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在全国批斗得声名狼藉。老先生也太较真，没想开，竟跳河寻了短见。殃及了儿子，钟闻道本是北大中文系高才生，受到父亲牵连，发落到老家河洛县当了教书匠，直到退休。唉，人这辈子，指不定碰个什么坎儿，过不去，改变了人生轨迹。

钟老先生临终有个遗愿，要叶落归根。可当时风声太紧，不敢妄动，骨灰盒在北京临时找个地方暂存。直到1975年夏天，才敢起意操办。仍不敢太声张，怕招惹是非。所以事先商定，骨灰盒从北京运回来，到县城下了火车，即刻送回村里安葬。当时，我对钟闻道老师并不熟悉，仅知道他是全县有名的高中语文老师。而他也很少回村里来，因着那次葬礼，才有了一面之交。

我跟他的学生宁立本是好朋友。因为葬礼不敢惊动别人，他让侄子钟喜乐和宁立本在村里张罗，俩人忙不过来，拉上我搭把手。县城那边，则由郭于敏和石光亮去火车站迎接骨灰盒，那也是他的两个学生。

这事本来是“偷”着办的，不知怎的走露了风声，竟把全村人都惊动了。想想也不怪，这么个大名人魂归故里，怎能瞒得住呢？大街上站满了人，乡亲们不管老爷子反动不反动，定要再看一眼，送一程。可是半晌时分，石光亮慌张地闯进家里来，愣头愣脑地吼叫：“出事啦！那、那东西丢啦！”郭于敏紧随其后，猛推了他一把：“闭嘴！不会说话，滚一边儿去！”接着，他压低声音，把事情叙说了下。其实跟光亮说的一回事，只是他“会说话”，表达得含蓄些。

“真没想到，会出这样的事！”他最后说，“从北京来护送‘那个’的亲戚说，一路上都好好的。可准备下火车时，忽然发现……唉！”

在场的人听明白了。“那个”是很神圣的，不能直白地称“东西”。光亮有些粗莽，显得“不会说话”。但不管怎个说法，事情已很清楚：骨灰盒丢了！

钟老师痛哭了一场。不光是痛，还难堪极了。全村人都等着“送一程”呢，竟把“那个”丢了，把老爹丢了！怎么面对乡亲？大伙都瞪起眼来。我记得，最后是光亮想出个主意。这小子虽愣了点，脑袋瓜特灵，眨下眼就能冒出个鬼点子。他想的办法是：来个假的。找块儿布，包个纸盒，把乡亲“蒙”过去。大家开始猛觉不妥，因为“那个”到底不是一般“东西”，能冒假吗？可想来想去，着实没法收场。这招是蹩脚了点儿，却也是没法子的法子。

街上齐乎乎地人头攒动，乡亲们敬仰老先生，不眨眼儿注视着盒子，不少人都流泪了。可情越真，越让我们不安。因为分明是在欺瞒朴实的乡亲，在捉弄“善”的情感。钟老师的女儿梅韵捧着假盒子，一路不敢抬头。她很漂亮，在高中同学中被公认为“校花”。平时走路总是骄傲地昂着头，好像漂亮就是供人欣赏的，便大方地展示。可这会儿，由于“真”的缺失，她的“美”也昂不起来。

此后，我们都不敢提及此事，太窝囊太伤感也太丑陋。有次，我不经意地说漏了嘴，惹得钟老师又不禁伤心落泪。他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没想到，他老人家一辈子求个真，谁知最后竟又弄出个……唉！”

多年以来，我也老在心底追问：那个遗失的“真”，还能找回来吗？

## 二、青春岁月那点事儿

钟老师从教几十年，在茶社闲谈中，自然会聊到众多学生。不过，他跟我谈论最多的，仍是宁立本、郭于敏和石光亮。因为我仅认识这三个学生，当然也牵连到他的女儿钟梅韵。因为他们四个是同班同学，总有些绕不开的事。

在校园里，漂亮的女生总是最抢眼。敢说，那些没出息的男生们，大概都没少往“校花”钟梅韵身上瞟，当然是斜着眼偷瞟，对上眼便发慌。据说有一天，石光亮竟敢公然发起进攻，给她的课本里塞了纸条，好像是首诗。其中有几句，我曾听宁立本说过：“啊！你就像白天鹅一样美，我望着你，扑棱扑棱在天上飞。”梅韵没防住，抖搂了出来，引起全班同学一阵子讥笑。

这笑，一半儿是醋意，一半儿也在情理。光亮脑瓜是灵，平时吊儿郎当，考试成绩总能名列前茅。但这家伙太调皮捣蛋，老弄些恶作剧，经常被罚站，

说到底不算好学生。长得黑不溜秋，胖乎乎的圆脸儿，滴溜溜转的小眼儿，土头土脑的。就这德行这熊样儿，还想贪占校花呀，凭啥呢？

宁立本跟我谈起这事儿时，其实也有些酸溜溜的。我曾开玩笑说，这么漂亮的校花，你怎么不伸手摘呀？这话，竟臊得他满脸发红。到底是山里孩儿，腼腆。我感觉，他还有点儿自卑，穷。六岁那年，父亲饿得全身浮肿，没熬过来。寡母挣不了多少工分，供他上到高中，这就很艰难。他老是穿着皱巴巴的衣裳片，每次去县城上学，总是背一袋红薯，拎一瓶咸菜丝。就这穷酸相，对漂亮的城里姑娘，还敢贪想那档子事儿？就是瞟瞟，饱下眼福罢了。

那年，他相中了个姑娘叫田俊凤，领村的。文化是低了点儿，初中毕业，长得虽没梅韵“洋气”，扎在村姑堆儿里，倒也蛮漂亮。他第一眼瞅见时，心里就“咯噔”了下。这一“咯噔”，兴许便是缘分。这桩婚事没有任何浪漫，倒也闹出个小插曲。俩人“相”过后，媒人快嘴嫂到俊凤家探口气：“你觉得，立本咋样儿？”俊凤说不出“咋样儿”，歪着头想了下：“他这人吧，反正，就是……不胖不瘦，不高不低，不黑不白，不热不冷，不……”快嘴嫂突然大笑，竟信口抖出句荤话：“没摸摸，他下身‘那个’，是不是也不粗不细，不长不短的？”其实呢，俊凤说这话没错的，立本就是个“适中”相，说不出哪点儿特别。可村里人竟拿这事开涮：“嗨！‘那个’，真的不粗不细，不长不短的？”

立本红着脸没法应对，也着实让人哭笑不得。细想想，人类最初对“那个”是很崇拜的。据郭沫若考证，“祖”字便是男根的符号。而如今，曾经的崇拜反成了丑陋的笑柄，竟跟原初的本真状态是个悖谬。这到底是文明进步呢，还是“异化”？得琢磨琢磨。

他俩刚相识几个月，宁母急于娶儿媳抱孙子，就催着赶紧“定”下来。那时都兴买块手表算做定情物。宁家给俊凤买了块“上海牌”手表，一百多块呢，那是勒紧腰带省下两缸麦，变成钱买的。而这表又很不容易买到，得托人“走后门”才成。立本是到县城找郭于敏帮忙，求着县革委副主任许由化批了个条子，才买到了块“上海牌”手表。乡下人定个媳妇，真不容易。

当时，郭于敏在县革委当服务员。这家伙长得白净，挺直的高鼻梁，浓黑的长发下边，两道长眉很是清秀，眼睛透着精明和机灵。毕业那年，县革委到学校选服务员，一下子就看中他了。他虽是个提壶倒茶的临时工，总算能跟县领导搭上话。这在他们同班同学中，已是混得很有出息了。而他又跟梅韵有了恋爱关系，竟把校花摘了去。这小子，好事都让他贪上啦。

不过，他俩相爱也不偶然。梅韵的母亲原是初中教师，前年病故的。而于敏的母亲在该校当总务会计，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。郭母对梅韵打小就觉

可心，只是觉得钟家是有声望的大户，怕攀不上，这下简直喜出望外。她每跟人说起梅韵来，嘴角便先往上翘，喜滋滋地半天合不拢。说实在的，我当时也直羡慕于敏有艳福，摊上这么漂亮的一朵花儿。于是跟立本说起这事儿，我俩都眼巴巴的有股醋味儿，算是酸到一块儿了。

但事隔不久，我应征入伍当了兵，对他们那些事儿也就渐渐淡去了。恢复高考后，他们都考入了省城的大学。我也考入了部队院校。高考，改变了命运，可也带来新的不平衡。如同是本科院校，立本和梅韵同时考入华原大学，是全国名牌。于敏上的是省农学院，好像低了点儿，便有种自卑情绪。尤其说到毕业去向，他更显沮丧，总怕毕业分到乡下当农业技术员。往基层一摞，很难爬上来。

那年寒假，我回了趟河洛县，跟于敏和光亮去汇龙村看望立本。那天又登上邙山岭，刚下过场大雪，风卷着雪丝儿打在脸上，冻得牙齿咯咯响。忽然发现有处蔬菜大棚，便觉好奇，决定走过去看看。那次认识了程守义，他正好是省农学院毕业的，分配到乡里当农业技术员，一千十多年没挪地方。大冷的天，独个蹲在冰天雪地的棚子里。于敏好像从这位校友身上，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。这对他简直是种刺激，弄得很沮丧。我们也直悔不该看大棚，找难受呢。

大学毕业两年后，我接到立本写来的信。得知他被选拔为“定向培养”对象，到河洛县谷川乡挂职当了副乡长，已跟俊凤结了婚。信里还透露个很意外的消息：于敏跟梅韵分手了。他找了个农学院的图书管理员，叫苏琪。父亲是省里的领导干部，于敏可能沾了这个光，分到了省委办公厅。更令我惊异的是，光亮居然把“校花”摘了去，成了钟老师的女婿。我知道，梅韵压根儿看不上他，而且她毕业后留校当了大学老师。光亮是师范学院毕业，在省城当个中学教师，怎就撮合到一块儿了呢？这家伙，真个有福气，简直让人羡慕嫉妒恨。

### 三、结庐居品茶

茶社虽然临着闹市街口，里面却是个静的世界。

营业大厅里挂着几幅书法条幅，几幅宋元名画复制品。透过大厅内墙的窗户，看见楼后是个小庭院，有座假山，坐落在一池水中。周围是些花草树木，遮出堆翠的浓阴。这就像是借着窗框装裱的风景画，把自然景色融入室内，虚实结合，使人为环境自然化，有点《园冶》中所谓“巧于因借”的意趣了。

这时又走进一拨儿客人，钟老师忙起身去应酬。我独自坐在临街的窗口，看着满街的人挤挤扛扛，忙忙碌碌，哪有工夫品文化品人生呢？可是奔波得累



了渴了，暂且放下心头事，进来闲坐会儿。倒上杯茶，品着聊着，全当焦躁的心里，加点儿调料冲剂，滋润一下，倒也挺惬意的。

前几次到茶社来，钟老师让我品过几道名茶，诸如龙井、碧螺春、铁观音之类，都属人工栽培的园茶。这次却特意上了道野生茶，沸水泡开后，杯子里的叶片比起一般灌木型茶来，明显地大而厚，叶脉粗壮饱满，墨绿色，分明与园茶不同。我从没品过野生茶，仅是知道《茶经》里有“野者上，园者次”的说法。便急于想品尝一下，可打手一摸，太烫，把手缩了回去。

迟了会儿，钟老师又返回来坐下，接着聊几个同学的故事。越聊，心里越发有些不平静了。心里老想着，自己这拨儿七七、七八级的大学生，经历着实够沧桑的。从小挨过饿，上学停过课，下乡进厂的苦都吃过。恢复高考成了幸运儿，后来又成了改革开放的弄潮儿。大颠大簸的一茬人啊，作为《人生哲学》的主编，我不由生出探访的冲动，甚至想循着他们几位高中同学的足迹，再考察一遍，然后写点儿什么。这，便是写作此书的最初动因……钟老师见我对他这几个学生追问个没完，并时不时地陷入沉思，竟引起些警觉来。

“我不知道，你是想研究人生哲学呢，还是想写小说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呵呵，您知道我这两下子。正像王国维说的，搞哲学，不善思辨；写小说，缺少才气。怕是弄不成啥名堂。我只是想做些探究，兴许有值得玩味的东西。”

茶不烫了，我端起来大喝几口。钟老师笑道：“这样大口喝不成。品茶，不能有浮躁之气。这野生茶树，多是生长在山峰绝顶，接天引地，吸收着天地精华，自有天然的机理妙趣。你得静下心，细品慢咽，才能品出些真味儿来。”

我于是细品了下。刚啜入口，略感苦涩，但到喉舌间稍作停留，便觉茶香穿透牙缝，舌根处生出甘津来。送回舌面后，顿觉满口芳香，甘津四溢，着实很耐品味。它果真跟园茶不一样，是种天然的清醇。

但钟老师却说：“只是这茶，仍是人工炒作的熟茶，刚火不尽。还不太通脱，不免有点儿红尘气。下次来，再让你品下生茶，如何？”

“生茶？”

“对，就是生晒杀青的茶。”钟老师说，“生茶，比起炒青、烘青和蒸青来，虽色香稍显不足，但茶叶仍在呼呼，酶的活性仍在，茶多酚也在继续氧化，有着生命的律动。所以古人说，茶以火作为次，生晒为上，因为更接近自然。”

“那么这茶，能品出什么来？”

“它啊，更少些红尘气，是种很纯真的味道。”

这话似觉深奥了点儿，我揣想，他说的“红尘气”，是尘世的烦嚣吗？

# 目 录

## 一去三十年（代序） /1

### 引 子 /1

茶社主人钟闻道指着窗外的闹市说：“你看这满街的人忙忙碌碌，不是奔名便是奔利，哪有功夫品文化品人生？可是奔得累啦渴啦，进来泡上杯茶，暂且放下心头事，静坐会儿，全当注杯清凉剂，滋润下焦躁的心田，不很好吗？”

### 第一章 初出茅庐 /4

年轻副乡长宁立本分管的工作没搞上去，县长发了火，乡党委书记自然也很恼火。程守义警告他说：“上级冲着下级发火，下级就得再朝下级出气，把火药批发下去。我说老弟呀，你就扎好架势，等着挨铳吧！”他请求党委书记“指示”，书记却说：“啥毬指示！如今当个头儿，放个屁都叫指示，怪别扭的！”

### 第二章 圆滑与世故 /11

宁立本大学毕业就当上副乡长，入党时却被卡住了。他不明白，让人羡慕时，收获的未必都是捧场喝彩。优势，在特定环境下反倒是劣势，甚至是险境。他困惑地问下步该咋办？老马说：“咋办？先学会做人！”

### 第三章 娇贵的婆娘 /16

宁立本和施诚德提着大礼包去拜访苏琪，却热脸蹭上冷屁股。在人际交往中，有些公认的待人规则，它的核心价值，就在于调适到对方能够欣悦地接受，从而达成彼此的心理和谐。苏琪没这种义务感，不在乎对方的心理感受。这就很容易让人引发另种情绪，叫别扭。

## 第四章 泣笑婚礼 /24

郭于敏为谋仕途攀高亲，抛弃了曾经痴恋的情人。此刻，他看着优雅漂亮的钟梅韵成为别人的新娘，一阵说不出的滋味。某种追求的东西，鼓动着你做出特定境遇中的偶然选择。人生，便是诸多偶然编织的画卷。而每次偶然的的选择到底是对是错，也许需要一生去验证。

## 第五章 树形象 /32

县长许由化到农田视察，阴天没太阳戴草帽，肩上再搭条毛巾。宁立本要到经济强镇当镇长，老书记也教他骑破自行车下乡，树形象。老马戏笑道：“青龙镇是发达地区，大大小小的厂长都坐上小轿车啦。堂堂一镇之长，偏要骑个破自行车，这不跷腿撒尿，装狗样儿么？”

## 第六章 微妙的搭档 /38

宁立本当了镇长，遇上个老油条书记夏华武。他见天懒得管事，工作推给年轻镇长。老说：“我一天都不想干啦，想动动。我一走，这书记还不是你的？”宁立本心里痒痒的，说不想接书记，是瞎话。嘴上却说：“我倒没这想法，自己年轻，多干点儿没啥。”一老一少的搭档，就这么微妙的关系，处得还说过得去。

## 第七章 一对失意人 /46

夏华武没当上县人大副主任，很生气。宁立本劝他说：“官多大，钱多少，最终都不是自己的……不如想开点，图个好心情好身体，才是福。”后来，宁立本没能接任书记，气愤不平。夏华武反过来劝他：“想开点儿。书记镇长，不都正科级嘛，芝麻大的官儿，使性子赌气，犯得着？”但问题是，旁观者能“想开”的理，当事者却很难“想得开”。这人啊，好像度他时是洞彻红尘的智者，度己时又成了情感困扰的愚氓。

## 第八章 对上负责 /54

赵文轩接任青龙镇书记，遵从县委书记许由化的指示，上了个有污染的化工项目。后来又讨好地请许由化题字。宁立本看着他的题字直觉蹙足，实在找不到可恭维的地方。他苦思冥想，才找到个下嘴处。说：“嗯，不错不错！这墨汁儿……挺黑的。”

## 第九章 钱的尴尬 /59

石光亮承包校办厂发了财，一下借给宁立本几千元买房子，很觉神气。可是在下轮承包时，校长却狠敲了他一杠，使他脸面扫尽。钱，让他能在堂堂的镇长面前神气十足，也能被中学校长踩在脚下。他觉得自己太窝囊。突然“啪啪”两声，自打了两记响亮的耳光。

## 第十章 邮递员之死 /65

郭于敏的父亲一直在深山区当邮递员，因带病冒雪送信，不幸跌落山涧殉职。对这个小职员，单位没准备开追悼会。山民们抱不平：老郭辛苦几十年，就混得这样不值？他们振臂一呼，他娘的，走！便愤然向县城奔涌。郭于敏也怕父亲的葬礼太“出格”，造成不良影响。钟闻道指责说：“你爸是没大能耐，做不出尧舜事业。但能尽心做事，同样是尧舜人物！他当个邮递员，为啥感动那么多老百姓？天地良心啊！难道，不值得尊重？”

## 第十一章 向钱看 /72

青龙镇新上的朝阳化工厂，确如朝阳一样红火，使全镇工业产值猛增，一举成为“明星镇”。但因污染严重，引发群众大闹砸了厂，酿出流血事件，关门倒闭。后来有人忽然发现，竟是厂名不吉利——朝阳，谐音却是“遭殃”！这不成“遭殃”化工厂了么？怪不得呢。虽是无稽之谈，却也耐人寻味：看来吉与凶，利与害，原本就是紧连着。有时，就在同一个音符里。

## 第十二章 红眼病 /81

石光亮承包校办厂露了富，老师们眼发红，敲打着他拿钱搞福利。他遭到众人奚落，满肚子委屈地问岳父：“你说，我到底招谁惹谁啦？”岳父钟闻道感慨说：“你啊，谁也没招惹。可能是应了老子那句话，‘多则惑’。获取多了就生出困惑。穷做难，富招烦啊。”

## 第十三章 吃个哑巴亏 /87

石光亮为老婆报考研辅导班，被黑帮老大丁强多宰了一千多元。他去说理讨要，几个壮汉握着拳头围上来。他见势不妙，边转身逃脱，边强装骨气说：“钱，不就是张纸么？算个毬啦，我懒得磨嘴皮！”回到家又怕老

婆小瞧自己，还得显出讨便宜的能耐。说那钱都退了，咱石光亮是谁，能吃这亏？

#### 第十四章 变与不变 /94

省委谭副书记到河洛县搞调研，因为发现有些地方不从实际出发，竞相发展高科产业，盲目起哄。几位发言人不明其意，反倒一窝蜂地朝“高精尖”项目上吹。有位乡镇书记说他们用上了“纳米技术”。陪同的专家大为惊异：“据我所知，三年前，才召开了首届国际纳米科技会议，我国是前年才着手研讨此事。怎的这么快，乡镇企业就普及推广啦？”

#### 第十五章 中国功夫 /100

石光亮也办起考研辅导班，跟丁强较上了劲儿。这天，丁强带着六个打手威胁说：“你没打听下，在省城地盘上，除了你小子少眼无珠，还有人敢办第二家吗？”不料石光亮也带来四个武林高手，挑衅道：“你看，是单打呢，还是群打？是在这儿比试呢，还是另找个地方？”

#### 第十六章 吃鳖说鳖 /107

市委书记郑则明到青龙镇视察，本想在乡机关吃顿便饭，却上了一大桌菜，还有道贵重的红烧甲鱼。他很不高兴，小吴吓慌了，指着桌上的甲鱼辩解说：“菜虽多了点儿，可这一桌都不是啥好东西。就它——还是个好东西。”这话弄得大家很尴尬。事后，宁立本为此道歉，郑则明却突发奇问：“你说，这好东西，为什么能长寿呢？”

#### 第十七章 悲剧之悲剧 /119

宁立本和几个高中同学各有成就，却都在羡慕着对方，而对自我并不满足。这正像王国维说的“人类的悲剧之悲剧”：总是不停地向往着，追求着，得到的仅是短暂的满足，便带着已得的厌倦和未得的缺憾，企慕着别处的精彩。于是追逐着更多的满足，却践踏着已经的拥有。

#### 第十八章 难得糊涂 /125

宁立本到郟县任常务副县长，副书记孟占英因猜忌他跟自己争县长位子，闹出不愉快的事。但彼此都有意“糊涂”了过去，不像有些官场戏，争斗得引人入胜。但这却是大多情形下的正常逻辑。因为本能上，人都想

活得舒坦点儿。那种斗法儿，做戏有看头，做人可是没了活头。

## 第十九章 结庐居茶社 /136

钟闻道退休后，在省城的闹市街口办个茶社。宁立本看着“结庐居”的店名，风趣地夸赞道：“看来，钟老师颇有隐士之风呀。”钟闻道摇摇头：“我可没那种魏晋风骨。不管是小隐于山林，避世修行，还是大隐于闹市，不与世浊，我都做不到。这把年纪啦，有点儿‘中隐’心态，活在出入世之间，‘似出复似处，非忙亦非闲’，能置身吉安就不错。”

## 第二十章 柔情女人 /142

郭于敏从省委办公厅下到郟县当书记。副书记孟占英借机吹拍：“郭书记呀，你到底是从省委机关下来的，一直在上边干，比起我们一直在下边干的，着实站得高，看得远。”郭于敏顺势讨便宜：“哈哈，我说大姐呀，我在上边干，你在下边干，一回事嘛，不都是个干？”

## 第二十一章 “尚大”心态 /148

郭于敏走马上任，即着手搞县城改造。并请专家来“高起点，大手笔”地搞规划。县领导们也都说，郟县是经济强县，就得有大气魄，不能小家之气，丢份儿！高教授惊得目瞪口呆。说：“没错。这几年，我走过不少地方，城建规划越搞越宏伟。动辄就是大开大挖、大拆大建。似乎大才显出能耐，小便是平庸。”他幽默地问：“这种‘尚大’心态，可喜乎？可忧乎？”

## 第二十二章 城市化妆运动 /154

大街小巷都要统统整治。县四大班子分片包干，歪脖眯眼儿地挑毛病。孟占英见郭于敏走过来督导，越发精心挑剔。她触摸了下已擦洗干净的窗框，发现指尖儿上有微尘，当着书记的面更严格要求：“这窗户还有灰尘嘛。再擦擦，啊，再擦擦。”秘书施效平也跟上来摸了下，鸚鵡学舌似地重复道：“可不是，得再擦擦！”

## 第二十三章 女强人 /160

宁立本见孟占英为奔事业活得太累，劝她别那么执着。她却说：“由不得呀。就说我们女干部圈儿里，好多同龄人已是正处，还有厅级的。我也

不是有多大官瘾，得争个脸面不是？”好强的女人，往往有着更强烈的攀比心理。而攀比，是种漠视个体际遇的过程差异，嫉羨结果比较中的失衡感。如果她特在乎，便会激发出对某种追求的极端执着。

## 第二十四章 替古人多情 /166

郅县要开发仓颉洞景点，请来一帮文人搞策划。诗人提议编个爱情故事吸引游客。传说嫫祖很漂亮，正可跟仓颉往一块儿撮合。但据说黄帝活了三百岁，不知其间俩人年龄悬殊多大？作家说：“如今有些穿越剧，几个朝代的男女都在一起厮混哪！”还有人提出再搞对儿腊像，可仓颉长着四只眼，到底狰狞可怖，怎么塑？于是又引发一阵争论，两只眼乎？四只眼乎？

## 第二十五章 仕途歧路 /172

县长楚道坦将要接任书记，偏赶上查处违法占地事件，受到处分没接成。不久，市委又打算让他任市交通局长，没等到正式研究呢，市委书记调走了。半年后，郅县突然发生特大煤矿事故，他受到撤职处分，帽子一下抹个光。他在郅县留下不错的口碑。老百姓是公道的，他们恨透了黑心矿主，但对这位县长挺惋惜，都说他是倒了霉。哎！仕途多歧路，也得看运气。

## 第二十六章 时运不济 /177

楚道坦被撤职后，全县上下都觉得，该轮到宁立本继任县长了。殊料新任市委书记尝试干部制度改革，在全省公开选拔招录县长。他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，可应付考试不占先，笔试第一关就被刷掉了。仕途的得失，往往由诸多因素牵制，并不全取决于个人努力。这似乎令人沮丧，你会感到很无奈，却也只有面对。而如何“面对”，也许就进入了智慧的层面。

## 第二十七章 博士县长 /183

博士出身的姚诗章被公开选拔为县长，猛地转不过弯儿。比如，楚道坦当县长时，日常开支全推给常务副县长审批。他呢，却是全揽了过去。倒不是喜欢揽权，也不是对宁立本信不过，而是理论上就这么规定：行政长官“一支笔审批”。他是严格照本本来，按说也没错。却不知道，在下边当县长，实际没恁严格，往往因人而宜，各有各的弄法儿。

## 第二十八章 两头受气 /192

郭于敏的母亲住进县医院，派宾馆服务员傅回雪送饭。宁立本觉得这样有损书记形象，对秘书施效平训斥道：“这孩子！怎不开窍呢？你不主动去送饭，人家宾馆敢怠慢吗？”施“开窍”了，“主动”上街买饭。但郭母偏喜欢吃傅送的，把他送的饭菜晾到一边。他很为难：送，老讨没趣；不送，又怕挨训斥。最终还是决计继续送下去。宁肯讨没趣，不能挨训斥。

## 第二十九章 国学大师 /198

著名国学大师杜慎之已85岁高龄，依然鹤发童颜。大家好奇地问有什么秘诀。他风趣回答：“秘诀，还真没有。不妨念首陶渊明的诗：‘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’这里的关键在‘应’字。但这个‘应’字由谁说了算？不知道，总之不由我。既然我说了不算，操这心何用？应死应活由它去！这算不算秘诀？不好说呢。反正，给你们交差啦。”

## 第三十章 挤兑风波 /208

县政府的融资公司发生挤兑，一储户给老父看病取不出钱，耽搁致死，引发一场骚乱。数千储户围住公司经理，指着鼻子愤骂。跪在地上的孝子死抱住他的腿，把他拽得跌跌撞撞。突然，那孝子猛地站起，一把揪住他的衣裳襟，哭喊道：“就是你，把我爹耽搁啦，你赔我爹！”他一边撕拽着，一边苦苦讨饶：“哎呀兄弟，咱有话好说，好说。你说这爹……这爹……咋赔哪？”

## 第三十一章 围困县长 /215

挤兑风波冲击到县政府。博士县长姚诗章被围困了大半天，竟憋得差点尿裤子。但融资公司的钱，在他上任前就几乎花光了，偏轮着他顶杠受窝囊气。回到办公室后，他委屈地流泪了。他竟联想到朝鲜战争时，一位美国将军的名言，突然冒出句古怪的话：“我也是在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、担当个错误的角色、遇上个错误的事件，不是么？”

## 第三十二章 人生如戏 /222

姚诗章受不了一连串打击和嘲讽，直觉工作压头，没脸见人。突然做出辞职决定，理由是想要“尊严”。市委书记听迷糊了。当个县长，在一



人之下，几十万人之上，能说没尊严吗？姚诗章说：“当初，我也觉得县长很神气。这一干才明白，尊严，其实跟地位没关系。若不是这块料，蹭着脸皮干，当面被人奉承，背后遭人指戳。这是虚荣，还是尊严？”

### 第三十三章 秘诀邪门 /229

这年头，老实人总吃亏。施效平仕途不顺，总觉是自己心眼儿实，想找些“开窍”的法子。但这档子事，跟别人讨教说不出口，就像讨教如何做爱一样蠢笨。幸好，眼下这类书真不少。出版商见人们功利心切，便捣鼓出一大堆这“绝招”那“诀窍”来，全是教人“速富速升速成名”的书。他走进书店一看，很觉对路。便想，只要摸到“速”的窍门和捷径，别人能“速”，我就“速”不得？

### 第三十四章 人格的力量 /237

县长宁立本向闹挤兑的储户承诺，三年后连本带息全部兑付，一分不欠！大家不放心，他拍桌子立誓：“今天把话撂到这儿，如兑现不了，宁某人走到大街上，你们可以指着鼻子骂，往脸上唾，我绝不还口还手。为啥？当县长说话不算话，活该挨骂遭唾！”疑虑在响当当的承诺中释然。政府的公信度，并不是空泛的宣言，而是具体责任人的敢于担当。非权力因素的人格，有时比权力本身更具影响力。

### 第三十五章 走踏实的路 /245

郭于敏升任副厅长，宁立本接任书记。老朋友赵文轩赶来祝贺。他特迷信“风水”，当年郭于敏入住书记办公室时，曾按他的指点布置了一番。这次，他发现室内摆设调换了“方位”，大为惊异：“这可使不得！你看，我让于敏那样摆放，升副厅长了不是？人家是走着这一步，想着下一步。可你这一倒腾，不利下步升迁呢！”宁立本大笑道：“算了吧，我懒得再折腾。人家于敏志向大，走一步看两步。我呢，就这点儿出息。只想着当下这一步，得走踏实点儿。”

### 第三十六章 厚道与精明 /252

电厂老板康济昌是南方人，他直觉宁立本这家伙够狡猾的，开玩笑道：“都说，南方人精明，北方人厚道。可我觉得，咱俩得打个颠倒啦！”宁立本笑道：“总体说，还是你们南方人精明，我们北方人厚道。不过，这二者